

## 開放文學－歷代筆記－續世說 汰侈

梁賀琛言於武帝云：今之宴喜，相競誇豪，積果如邱陵，列肴同綺繡，習以成俗，日見滋甚。宜嚴為禁制，導以節儉。糾奏繁華，變其耳目。夫失節之嗟，亦民所自患，正恥不能及群，故勉強而為之。苟以純素為先，足正雕流之敝。宋武帝時，嶺南獻人筒細布，一端八丈。帝惡其精麗勞人，即以付有司彈太守，以布還之，並制嶺南禁作此布。

夏世祖性奢侈，築統萬城，高十仞，基厚三十步，上廣十步，宮牆高伍仞，其堅可以厲刀斧。台榭壯大，皆雕鏤圖畫，被以綺繡，窮極文采。魏主人其城，顧謂左右曰：蕞爾之國，而用民如此，欲不亡得乎！

魏河間王琛，駿馬十餘匹，以銀為槽，窗戶之上，玉鳳銜鈴，金龍吐旒。

徐湛之產業甚厚，室宇園池伎樂之妙，冠於一時。門生千餘，皆三吳富人子，資質端美，衣服鮮麗，每出入行游，涂巷盈滿。兩日悉以後車載之。文帝每嫌其侈縱。時安成公何劭，無忌之子。臨汝公孟靈，休昶之子也，並名奢豪，與湛之以肴膳器服車馬相尚，都下語曰：安成食，臨汝飾，湛之兼何孟之美。湛之孫緄，字君倩，仕梁為湘東王鎮西咨議參軍，頗好聲色，侍妾數十，皆佩金翠曳羅綺，時襄陽魚宏亦以奢侈稱，府中謠曰：北路魚，南路徐。

宋謝靈運性奢侈，車服鮮麗，衣物多改舊形制，世共宗之，咸稱謝康樂也。

梁蕭宏奢侈過度，修第擬於帝宮，後房數百餘人，皆極天下之選。所幸江無畏服玩，侔於東昏潘妃，寶屨直千萬。豫章王綜以宏貪吝，遂作錢愚論。

魚宏嘗謂人曰：我為郡有四盡：水中魚鱸盡，山中簞鹿盡，田中米穀盡，村里人庶盡。大丈夫生如輕塵棲弱草，白駒之過隙，人生但歡樂。富貴在何時！於是恣意酣賞，侍妾百餘人，不勝金翠服玩車馬，皆一時之驚絕。有眠牀一張，皆是蹙柏，四面周匝，無一有異，用銀鏤金花壽福兩字為腳。

陳孫瑒居家，頗失於侈。家庭穿築，極林泉之致。歌童舞女，當世罕儔。及出鎮郢州，乃十餘舡為大舫，於中立亭池，植荷芰，良辰美景，賓僚並集，泛長江而置酒，亦一時之勝賞焉。

隋文帝子秦王俊，盛修宮室，窮極侈麗，為妃作七寶單籬車，不可載以馬，負之而行。又為水殿香粉塗童，玉砌金階，梁柱檠棟之間，周以明鏡，間以寶珠，極瑩飾之美。每與賓客妓女弦歌於上。隋虞孝仁性奢華，伐遼之役，以駱駝負函，盛水養魚以自給。

煬帝作西苑，其內為海，海北有龍鱗渠，作十六院，門皆臨渠。每院以四品夫人主人，剪彩為芰荷，乘輿臨幸則去水，而布之上。好以月夜，從宮女數千，騎游西苑，作清夜遊曲，馬上奏之。

唐太宗盛飾宮掖，明燃燈燭，與蕭后同觀之，謂曰：「朕施設，孰與隋主？」蕭后笑而不答。因問之，曰：「彼乃亡國之君，陛下開基之主，奢儉之事，固不同爾。」帝曰：「隋主何如？」蕭后曰：「每至除夜，殿前諸位設火山數十，盡沉水香根，每一山焚沉香數車，以甲煎簇之，燄起數十里，一夜之中，用沉香二百餘乘，甲煎二百餘石。房中不燃膏火，懸寶珠一百二十以照之，光比白日。妾觀陛下殿前所焚是柴木，殿內所焚是膏油，但覺煙氣薰人。」太宗良久不言，口刺其奢，心服其盛。

元宗以風俗奢靡，開元二年秋七月制乘輿服御，金銀器玩，宜令有司銷毀，以供軍國之用。其珠玉錦繡焚於殿前，后妃以下，皆無得服珠玉錦繡。

楊鈺楊錡韓執秦三夫人，競開第舍，極其壯麗。一堂之成，動逾千萬。既成，見他人有勝己者，輒毀而改為。虢國尤為豪蕩，一旦，帥二徒突入韋嗣立宅，即撤去舊屋，自為新第，但授韋氏以隙地十畝而已。中堂既成，召工巧墁，約錢二百萬，復求賞技。虢國以絳羅五百段賞之，嗤而不顧，曰：請取螻蟻蜥蜴記數置堂中，苟失一物，不敢受直。

元宗每十月幸華清宮，五家扈從，每家為一隊，著一色衣。五家合隊，照映如百花之煥發，遺鈿墜烏瑟瑟，珠翠燦爛，芳馥於路。

天寶九載，諸貴戚競以進食相尚，元宗命官姚思藝為司校進食，使水陸珍羞數千盤，一盤費中人十家之產。

元宗為安祿山起第於親仁坊，敕令但窮極壯麗，不限財力。既成，具幄幕，器皿充牣其中。布帖白檀牀二，皆長一丈，闊六尺，銀平脫屏風帳，一方一丈八尺。於廚殿之物，皆飾以金銀金飯甕一，銀淘盆二，皆受五斗織銀絲筐及籠籬各一，他物稱是雖禁中服御之物，殆不及也。上令中使護役，常戒之曰：彼眼大，勿令笑我。

郭孝恪性奢侈，僕妾器玩，務極鮮華。雖在軍中，牀帳完具。嘗以遺行軍大總管阿史那社爾，社爾一無所受。太宗聞之曰：二將優劣之不同也。郭孝恪為敵所屠，可謂自貽伊咎耳。

韋陟，安石之子，門地豪華，早踐清列，侍兒閹閹侍左右者千數。衣書藥石，咸有掌典。輿馬僮奴，勢逾王家主第。

裴冕性奢侈，名馬在櫪，直數百金者常十數。自創巾子號僕射巾。初代杜鴻漸為相，小吏以俸錢文簿白之，冕顧視喜見於色。其嗜利若此。

元宗幸蜀，所居後以為道觀。節度至，皆先拜而後視事。郭英乂鎮蜀，移去元宗鑄金真容，自居之，頗恣狂蕩，取女人騎驢擊毬，制鈿驢鞍及諸服，用皆侈靡，裝飾日費數萬，以為笑樂。眾畔而奔，為人所殺。

江南風俗，春中有競渡之戲，方舟並進，以急趨疾進者為勝。杜亞在淮南，乃令以漆塗船底，貴其速進。又為綺羅之服，塗之以油，令舟子衣，入水不濡。亞本書生，奢縱如此。

安史大亂之後，法度弛弛，內臣戎帥競務豪華，亭館第宅力窮乃止。時謂水妖。馬璘之第經始中堂，費錢二十萬貫。及璘卒，京師士庶觀其中堂，或假稱故吏，爭往赴第者數十百人。德宗即位，詔毀璘中堂。及中官劉忠翼之第，仍命馬氏獻其園，謂之湊成園。

潘孟陽氣尚豪俊，不拘小節，居第頗極華峻。憲宗微行至樂游原，見其宏敞工猶未已，問之左右，以孟陽對。孟陽懼而罷工作。

王起富於文學，而理家無法。俸料入門，即為僕妾所有。文宗以師友之恩，恤其家貧，持詔每月割仙韶院月料錢三百千添給，議者以與伶官分給，可為恥之。

段文昌布素之時，所向不偶。及其達也，揚歷顯重，出入將相，洎二十年。其服飾玩好，歌童妓女，苟說於心，無所愛惜。乃至奢侈過度，物議貶之。文宗素恭儉，謂宰臣曰：朕聞前時內庫惟二錦袍飾以金烏，一袍元宗幸溫泉御之，一即與貴妃。當時貴重如此，今奢靡豈復貴之！料今富家往往皆有。左衛副使張元昌用金唾壺，昨因李訓已誅之矣。

中宗安樂公主與長寧公主，競起第舍，以侈麗相高。擬於宮掖而精巧過之。安樂公主請昆明池上，以百姓蒲魚所資，不許，公主不悅，乃更奪民田作定昆池，廣袤數里，累石象華山，引水象天津，欲以勝昆明，故名定昆。安樂有織成裙，直錢一億。花卉鳥獸，皆如粟粒，正視旁視，日月影中，各為一色。

懿宗咸通十年，以同昌公主適捨遺韋保衡。公主郭淑妃之女，上特愛之，傾宮中珍玩以為資送，賜第於廣化里，窗戶皆飾之以雜寶，並杵藥臼，槽櫃亦以金銀為之，編金縷為箕筐，賜五百萬緡。他物稱是。十一年以保衡為相，是年公主薨，明年葬。韋氏之人爭取庭祭之灰，汰其金銀。凡服玩每服皆百二十輿，以錦繡珠玉為儀衛，明器輝煥三十餘里。賜酒百斛，餅餠四十橐駝，以飼幸夫。上與郭淑妃思公主不已，樂工李可及作數百年曲舞者，數百人發內庫雜寶為首飾，以綾八百匹為地衣。舞罷，珠璣覆地。十四

年秋，懿宗上仙。是冬，保衡賜自盡。

後唐李存審，近代良將也。常謂諸子曰：予本寒家，少小攜一劍而違鄉里。四十年間位極將帥，其間屯危患難，履鋒冒刃，入萬死而博一生。身方及此。前後中矢僅百餘，乃出鏃以示諸子。因以奢侈為戒。

淮南楊渥居喪，晝夜酣飲作樂，燃十圍之燭以擊毬，一燭費錢數萬。

朱梁朱瑾有所乘名馬，冬以錦帳貯之，夏以囉嚮護之。

石晉張錢在雍州，因春景舒和，出遊近郊，憩於大塚之上，忽有黃雀銜一銅錢置於前而去。歸復於衙院，晝臥見二燕相鬥畢，各銜一錢落於錢首。前後所獲三錢，常秘於中箱，識者以為大富之兆。錢後為富家，積白金萬緡，藏之窟室，出入以庖者十餘人從行，食皆水陸之珍鮮，厚自奉養，無與為比。

孫晟仕江南二十年間，財貨邸第頗適其意，以家妓甚眾，每食不設食機，令眾妓各執一食器，周侍於其側，謂之肉台盤，其自奉養如此。

蜀主王衍奢縱無度，常列錦步障，擊毬其中。往往遠適而外人不知，薰諸香晝夜不絕。久而厭之，更薰皂莢以亂其氣。結繒為山及宮殿樓，觀於其上，或為風雨所敗，則更以新者易之。或樂飲繒山，經旬不下。山前穿渠通禁中，或乘船夜歸，令宮女秉燭炬千餘居前船卻立，照之水面如畫。或酣飲禁中，鼓吹沸騰，以至達旦。以是為常。自度歌曲云：者邊走,那邊走,只是尋花柳。那邊走,者邊走,莫厭金杯酒。

湖南馬希范奢欲無厭，宮室園囿服用之物，務窮侈靡。作九龍殿，刻沉香為八龍，飾以金寶，長十餘丈，抱柱相向。希范居其中，自為一龍，其樸頭腳長丈餘，以象龍角。

石晉吐谷渾酋長白承福，家甚富，飼馬用銀槽。